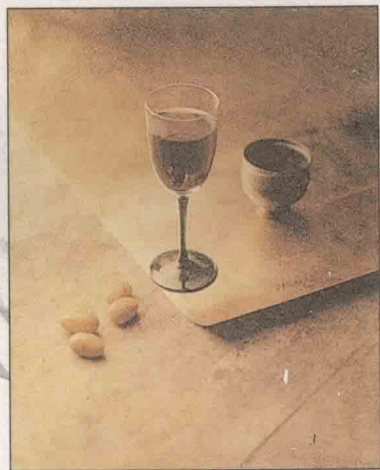


孟
繁
华
著

卧龙岗上散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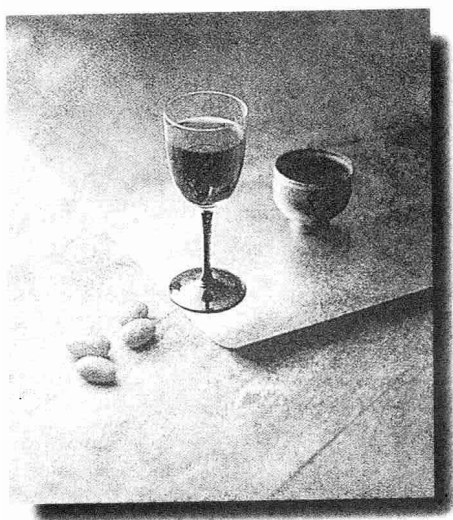
中原农民出版社



猎
／
豹
／
文
／
丛



猎 \ 豹 \ 文 \ 丛



孟繁华 著

卧龙岗上散淡人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龙岗上散淡人/孟繁华著. —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8

(猎豹文丛)

ISBN 7-80641-225-5

I. 卧… II. 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5182 号

猎豹文丛

卧龙岗上散淡人

孟繁华

责任编辑 童苏平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东方红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7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80641-225-5/1·047 定价:16.00 元

卷 首 语

翻开这套丛书,您会感到有一股蓬勃之气迎面扑来。泼辣、鲜明、清健、质诚,不摆架子,不捏腔拿调,有感而发,看似随意,自然成文。其学识文采,怡人胸扉;真知灼见,醒人耳目。

90年代以来,人文界的诸多青年批评家、学者,经过对既往的一味高谈阔论、好大嗜艰、端起架子做文章、妄求建构宏大学术体系、空耍名词概念等学风文风的反省,愈益注重将个人的学术经验、文化意识、社会观点日常化,从而出现了纷然地淡泊地大块论文转而投身于随笔写作的趣向。此种趣向,又恰与报业的昌繁不期而遇,一拍即合。于是,从旧有的以专业自矜的所谓“圈子批评家”中间,走出来一代新的随笔作家。在随笔写作中,他们将所学、所读、所研、所思,融入大众一般所关注且可理解的文化与现实问题,复于表达上采取平易、生动、更富于自我面目和突出着感受性的语言。可以说,在随笔

中,他们既于思考上延续着自己的思路与所长,同时,更赋予这些思考以广泛性、现实性以及形式上良好的可读性。数年来,实践证明,这种努力已为读者、社会、报界和出版界认可与欢迎,成为 90 年代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文化现象。

基于此,我们约请一批目前活跃的有影响的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青年批评家,分批推出他们的个人随笔选集。这套丛书名曰“猎豹文丛”。豹者,文理之象征,意象之大美;“猎豹”是速度、力度和敏锐的象征,藉此形容青年批评家的朝气、锐气,以及他们与时代思想文化的关系。

主编微言

李洁非

写大块文章、动辄万言的批评家、理论家，在当代人文领域一代又一代地活跃了40年，然而，近数年却有人丁不旺的颓势，倒是随笔作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原先一直搞长篇大论的人。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文学或其他专业刊物近来前景看淡，普遍萎缩，而同时期的报纸副刊却蒸蒸日上，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化，自然吸引人们多写随笔。又比如说，以往多年长文章大行其道，其实是时代风气的表现；那时，不论谁，都有真理在握的自信和激情，话语扩张欲极强，只要下笔，就有铺天盖地之势，很难刹住车，有点“写疯了”的意思——这么一股气，现在一般人恐怕都宕尽了。还比如说，是不是跟“思想正在经历着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变异”有关？写作固然是载每个人心中之道，但却愈来愈重视“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的问题，愈来愈喜欢将单纯、直露的思想宣泄引向“言有

尽而意无穷”的美文层面。

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更其实在,亦即,随笔的兴盛,直接反映出当下众多思想者、写作者在思考行文上追求个人化的强烈愿望。从纯粹的表述角度看,论文这种形式具有明显的公共色彩,写作者在表述个人见解时必须进入相应的公共话语系统,运用公共性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使表述合乎“理性”。这当然是写论文应守的规矩,每个学者都曾受过用这种方式表达思想的训练。但学者其实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着丰富且感性的内心世界,并非生来只适合用抽象地思考与说话,无疑地,他们这一方面的需要,在过去的论文方式中得不到满足,甚至可以说是被压抑了的。同时,基于某些尚待搞清的因素,80年代末以来,论文方式日益走至“假大空”的死胡同,许多作者十分可悲而又无可奈何地以耍弄概念术语为能事,钻入概念术语的空壳里发出些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声音,这状况,不单引起读者的反感,连批评理论界也不得有所反思。

看来,长期附着于公共话语系统的思考和写作方式,确实将不少当代学者变作前者的符号,从概念到概念,而丧失了自己的血肉之身。渐渐地,一些觉悟者开始淡化他们论文方式的写作——近年所谓的“批评家缺席”现象应与此有关——而更多地转向随笔写作。随笔这文体最大的优长便是可自由出入于理性和感性之间,既是思想的工具,又完全兼顾个人感受,且文无定法,任何议题皆可入文,谈天说地无所不至,义理人情尽现笔端,尤为重要的是,随笔不能无我,而必揆诸内心、由我铄外。不妨说,对于急需摆脱论文八股、重铸泼辣新鲜之思想的当下学界来说,随笔正是一种恰当的载体。同时,这未

必不能理解成向中国自身的经验化的学术传统回归的现象，已经有人将近年的学者随笔的特质，概括为“学术的日常化表述”，而这其实正是中国古典人文学术一贯的方式，无论诸子时代、魏晋时期还是明清之际，也无论哲学、文论或批评，中国著作家的言说态度从来是个人的、感性的，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语录体、笔记、小品、韵体……不一而足，惟独不用遵循概念、范畴和逻辑的严格架构的论文体。应该说，这种传统优劣互见，不可一味肯定，但是，就我们眼前实际而言，它的复归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以上所谈，当然是主观之见，我无意声称它可以代表丛书每位作者的看法。但作为主编，我希望藉此表明一种态度，亦即，本丛书的组织和编辑，充分意识到并且尊重和欢迎作者们在思想和表述上的一切个人化努力。就首批即将出版的5种著作而言，它们在这个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色。我也相信，读者需要它们有特色，需要看到它们是率性的和面貌各异的。

1999年5月19日

目 录

随笔杂钞

人格与信仰	1
为什么纪念蔡元培	
——读《北大校长蔡元培》	5
卧龙岗上散淡人	8
晚明士风与“当世之爱”	12
文化英雄与似水柔情	15
秋夜广场	18
圣地的感召	22
北大：想象的与现实的	25
谁是今日之“大众”	28
走进三味书屋	31
子诚先生	33
青春歌哭	36
想起茨威格	39

人的关怀需要	
——读弗罗姆《健全的社会》	42
京城文化“打工族”	45
足球恶梦的折磨	48
“大众情人”与妻子	51
《渴望》乌托邦	54
梦幻之旅(四则)	60
“洋插队”之梦	60
陈凯歌与《霸王别姬》	62
“三国”大“演示”	63
从经典到通俗剧	64

文末杂言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66
《1978:激情岁月》后记	72
《众神狂欢》后记	75
《众神狂欢》韩国文版序	78
潜移默化 and 美文不可译	80
“独语”的批评时代	83
文学批评的“有用”与“无用”	86
文学批评的流失与存在	89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94
为什么研究谢冕	99
文化论争的检讨与回应	101
“人文精神”之后	103

时尚之外

广告与幻觉	106
电视的神话	110
传媒与明星	112
作为观念的电脑	115
民间怀旧风	118
'96 金秋的红色狂澜	123
空洞的都市时尚	
——白领文化趣味批判	129
90 年代的文化地图	136

文学短论

小说之外:那个单身鏖战的人	
——重读《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139
爱的神话和它的时代	
——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	144
觉醒与承诺	
——重读《乡场上》	150
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	155
无人喝彩的时代	160
贾平凹创作论纲要	163
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	169
探寻时代精神病症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白夜》短评	173

民间传统与中国的现代性	
——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	176
憔悴而坚忍的诉说	
——简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 房间》	179
生不逢时的《弑父》	183
重返古典和优雅	
——评曹文轩的长篇小说《红瓦》	186
文化想象与原型母题	
——评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189
“后现代”策略与现代主义之恋	
——评《九条叉路》	193
知识者的世纪晚钟	
——评徐坤的小说创作	198
体验自由	
——重读《走向混沌》《我的菩提树》	203
“消闲者未必真能消闲”	
——《闲情乐事》读后	208
为了文学的尊严	214
求真与经世	
——读《迷茫的跋涉者》	216
童年世界的深重苦难	
——读《苦孩子》	219
对记忆的寻访与感悟	
——评中篇小说《随风沉默》	222
寻梦者的心路独白	
——评崔玲的散文集《寻梦·寻梦》	226

重新走过往日辉煌	
——《陈龙传》读后	229
传统写实风格的魅力	
——评《风雨客家情》	232
文化马戏中的“好诗主义”	236
在生命的深渊歌唱	
——读灰娃诗集《山鬼故家》	241
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史	
——读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245

文化时评

精神传统与文化焦虑	250
“消闲文学”及意识形态守护	259
传统与激进	264
逃亡与皈依	
——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	267
文化同一性中的内部对话	
——华文怀乡文学对传统的不同回应	274
平民文学的节日	279
光荣与梦想	283
语言的秩序	288
挑战与转型	
——中国文化回归趋向之我见	292
“后新时期”:历史决定论的新梦	296
民粹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学	299
什么是新理想主义	303

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	311
50 年的梦幻与向往	315
后 记	320

随笔杂钞

人格与信仰

苏雪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也是一生都在大学里教书的名教授，她的散文集《绿天》，流畅多情，韵味高雅，显示着她不凡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趣味。然而，当我读了她的《鲁迅传论》之后，却生出了难以名状的厌恶，这并不在于她与鲁迅观念上的分歧，也不在于她用许多细节涂去了我心中鲁迅神性的光环，重要的是，她修辞用语太刻薄，仇恨太深重，更何况她的这篇《鲁迅传论》是写于鲁迅逝世 30 年之后，对于已经作古的人，无论有多么大的观念分歧，无论有多么难以化解的个人恩怨，至于出手如此险恶、攻击如此不留余地吗？在这一点上，苏雪林先生的内心是不是有些太阴暗了呢？

鲁迅是伟大的，但绝不是他所有的文字都无可挑剔，他的历史小说《理水》中的鸟头先生，就是影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鲁迅曾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反对将小说作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他也未能免俗地用小说攻击了顾颉刚先

生,并且专门抓住了对方的生理缺陷。然而,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后来对《故事新编》的评价是“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其间是否也隐含了先生的检讨与反省呢?一个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有隐痛感和忏悔意识的人,才是一个有人格力量和精神魅力的人。后来,我又在林海音的文章中读到了她转述谢冰莹记述苏雪林的一段文字:

……那年她离开师大到台南成大执教,我帮她清行李,看到一些发黄了的武汉大学的书信信封,我说:“我去买新的信纸送给你,这些都丢掉好吗?”“不要丢,不要丢,还可以用。”“唉!这块破抹布也带去台南吗?”我把它从网篮里丢出来,她又捡回去。“破布,我留着擦皮鞋。”她做手势不让我动。我只好长叹一声,坐在书桌前,看她收拾,心里却在想:一块破抹布、几张破纸都舍不得丢的人,抗战开始时,怎么肯把半生辛辛苦苦赚来的积蓄、薪水买成五十两黄金献给国家呢……

苏雪林是留学过法国的名教授,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却能在国家危难之时倾其所有,以表达她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这又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动。林海音写这篇文章时,苏雪林已经 95 岁了。读这篇文章时我想,这位世纪老人孤身生活,眼力不好,当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出行时,她的内心一定是十分寂寞的。这时,我很难将那么恶毒攻击鲁迅的文字同这位老人联系起来。

信仰与人格有很大的关系,有伟大人格的人,他的信仰一定是坚定而高远,它是不能放弃和换取的,它是一个人的文化信念,它感动并且昭示一个人的生活和行动,并使他的方式有了目标和动机。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会拥有伟大的人格。然而,信仰有时也会使人狭隘和深怀偏见,它常常因其

不容侵犯不容亵渎而处于紧张和排他的戒备中。这样的人会经常变得乖张和粗暴,他们为了维护想象中的人与事而不惜斯文扫地,大打出手。一个再有教养的人,也会为了信仰而常常失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就与他们文化信念的分歧大有关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她在《犹大之吻》中大力为她的老师胡适先生辩白,认为胡适被一些人污蔑了。可见信仰和观念是怎样支配了一个人的。

人是文化的产物,他的文化信念培育了他,因此,一般来说,人的信仰是难以改变的,但这与他的人格并不时时产生直接的联系。一个鲜明的例证是胡风先生。他文化信念坚定,常常被喻为是鲁迅先生最优秀的学生,他的人格有鲁迅先生的文化血脉遗传。当他认为信仰的不同而不可原谅时,同样会毫不手软。1954年10月底至12月初,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批评讨论。胡风在11月7日作了大会发言,他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很难说是学理性的,他历数朱光潜历史上的“罪证”,历数朱光潜著作对青年和文学教授的“毒害”,他用流行的政治批判替代了文化批判。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批评他的论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胡风身在狱中,有人让他揭发周扬,却遭到了他断然的拒绝,他没有落井下石乘人之危,显示了胡风先生卓然不群的人格风采。

因此我想,人格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些有大的文化成就的人,首先也树起了人格的丰碑。他们的信仰可能不同,但绝不委琐、卑微、阴暗,他们不经意表达的一定是宽厚和与人为善。这时我想,我们应检讨一下我们的文化信念,究竟是什么东西